

葛洛斯基曼

特烈勃林卡地獄



879.57
4434
1

上海時代社出版

一九四五年

高洛斯·登

特烈勃林卡地獄



——
由 林 德 德 著

——
一 九 四 五 年



特烈勃林卡『死營』遺跡

12.11/1429/56 02

瑪依達納克
與
奧斯維棲姆「死營」



瑪依達納克『死營』中有許多
死囚被害之後，希特勒黨徒沒有時
間焚燬屍首。上圖前面是一個被害
於營中的兒童。

左圖是在奧斯維棲姆『死營』
裏發現的被害者們的照片。

葛 洛 斯 曼
特 烈 勃 林 卡 地

上 海 時 代 社 出 版

一 九 四 五 年 七 月

目 次

- 一 特烈勃林卡
- 二 第一號勞動營
- 三 『死亡列車』
- 四 可疑的車站
- 五 『到「浴室」去！』
- 六 女人的頭髮
- 七 『收銀處』
- 八 『一去不返之路』
- 九 美麗的石頭建築——『浴室』
- 十 『這裏安睡着人』
- 十一 特烈勃林卡大工廠的設備
- 十二 特烈勃林卡大工廠的工作過程
- 十三 毀屍滅跡
- 十四 S S 式的幽默
- 十五 瘋狂的暴動
- 十六 憑弔遺跡
- 十七 人種論所產生的結果是什麼？

一 特烈勃林卡

從華沙（Варшава）沿西布格河（Западный Буг）向東蜿蜒着砂地和沼澤，聳立着濃密的松林和闊葉樹林。這些地方荒涼而陰沉，村莊稀稀落落。步行的和乘車的人都避免走這些狹窄的砂道，在那裏腳要陷下去，車輪要齊軸陷入深砂中。

在這裏西德里茨（Седльцы）鐵路支綫上，有一個偏僻的小車站，叫特烈勃林卡（Треблінка），離華沙六十多公里，離瑪兒基尼葉（Малкинъ）車站不遠。瑪爾基尼葉是來自華沙、貝洛斯托克（Белосток）、西德里茨、勞姆霞（Ломжа）等地的各鐵路的交叉點。

在一九四二年被送到特烈勃林卡來的人中間，有許多人在承平時代是曾經經過這裏的，他們以閒散的視線目隨着這寂寥的景色——松樹、砂、砂、又是松樹、長青灌木、乾燥的灌木林、陰鬱的車站建築、鐵路綫的交叉……或者，旅客底百無聊賴的視線一瞥間發現有一條單軌的支綫從車站出發，在緊密地包圍着它的松樹中間通往樹林裏去。這條支綫通到一個採砂場，那裏是採取工業建築和城市建築所用的白砂的。

採砂場離開車站有四公里之遙，位在一塊空地上，

四面被松林圍繞着。這裏的土壤貧瘠而礫薄，農民也不去耕種它。空地因此仍舊是空地。地上有的地方蓋着蘚苔，有的地方聳立着瘦小的松樹。間或飛過一隻烏鴉或是斑斕的、有冠毛的戴勝鳥。這塊貧瘠的空地被德國SS隊司令亨利·希姆萊選中和贊同用來造一個全世界的屠場；這樣的屠場是人類從太初野蠻時代直到殘酷的現代所從未知道的。不錯，大概連宇宙也從未知道過這樣的屠場。這裏設立了一所凌駕於薩比布爾（Сабибур），瑪依達納克（Майданек），碧里席茨（Бельжице），奧斯維婁姆（Освенцим）各地底屠場之上的SS隊的總屠場。

特烈勃林卡有兩所營：一所是第一號勞動營，這裏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囚犯在裏面工作，主要的是波蘭人，還有一所是猶太營，是第二號營。

二 第一號勞動營

第一號營——勞動營或是科罰營——就在採砂場附近，離森林邊不遠。這是一所普通的營，這樣的營蓋世太保曾在東方佔領區內設立了成千成萬所。這一個營是在一九四二年產生的。在這營裏，相當完整地共存着那些給希特勒政權底可怕的鏡子照映得歪曲不堪的德國式的特點。病人在病前體驗到的思想和情感便是這樣醜惡和歪曲地反映於熱病譫語中的。處在精神錯亂狀態之下的瘋人，在自己的行動中便是這樣歪曲正常的人底行為

和思想的邏輯的。罪人在下手的時候，在用鋤子打擊犧牲者的鼻梁時便是這樣將熟練的習慣——將鋤工的銳利的目光和他運用鋤子的方法——和非人的冷血聯合在一塊的。

節儉，精確，慎重，潔癖，——許多德國人所固有的這一切特點都不是壞的。把它們放在農業上面，放在工業上面，都能產生出自己的效果。而希特勒主義却把這些特點放在反對人類的罪行上面，SS隊在波蘭勞動營中所做的工作好像是在做培植菜花或是馬鈴薯的工作一般。

營的廣場切成許多正方形，營房築得整整齊齊，像用尺劃成的，小路的周圍植着白樺樹，上面撒着細砂，裏面造了幾個飼畜泗水家禽的三和土水池，幾個有着方便的台級的濯衣池，許多供全體德國人員用的下房——模範的烘麵包所，理髮所，汽車間，裝着玻璃球的汽油爐，倉庫。瑪依達納克地方的盧勃林（Люблин）營，大致也是按照這同樣的原則設立的，——裏面有小花園，有烹飪用的爐子，有三和土的道路，又按照同樣的原則，在東波蘭設立了幾十所其他的勞動營，蓋世太保和SS隊預備在那裏着實地、長久地住定下來。在這些營的組織裏面，反映出了德國人的精確、斤斤較量、過分拘泥於守秩序等等的特點，還有德國人喜歡時刻表和把一切最瑣屑的細節都籌劃到的計劃的癖好。

進勞動營的期限有時非常短——四、五、六個月。送到這裏來的是些違反總督法令的波蘭人，而所謂違法

，通常總是並不重大的，因為案情重大的就不進勞動營，而要立刻處死了。告密、中傷、在街上偶然不留心所說的話、輸送工作不力、拒絕把運貨馬車或是馬匹交給德國人、拒絕S S隊員求愛的少女的無禮行動、甚至並不是在工廠裏怠工而祇是有怠工可能的嫌疑而已，——這一切把成千成萬的波蘭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男人和少女、老人和未成年者、家庭中的母親都帶到科爾營裏去了。進過這營的人一共將近有五萬人。猶太人祇有達到下列情形才送進勞動營：假如他們是下列特出而著名的好手——麵包匠，靴匠，紅木工匠，石匠，裁縫等。這裏面有形形色式的許多作場，其中有以安樂椅、桌子、椅子等供應德軍司令部的充實的傢具作場。

第一號營存在於一九四一年的秋季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三日。當囚犯們已經聽到隱隱約約的蘇聯砲隊的砲聲時，這一個營就被完全肅清了……

六月廿三日一清早，警察和S S隊員們痛飲了一頓燒酒，提了提精神，開始去肅清這一個營。到傍晚，所有的囚犯都被殺死，殺死之後，就埋在地下。祇有華沙的一個木匠馬克斯·李維特能死裏逃生，他被打傷了，在他底同志們底屍體底下躺到天黑，便爬到樹林裏去。他講述，他怎樣的躺在坑穴裏聽三十個男孩子在槍斃之前引吭高歌「祖國進行曲」，聽見其中一個男孩怎樣的呼喊：『史大林會向你們復仇的，』聽見男孩們底領袖——集中營裏的寵兒萊勃——怎樣的在排砲射擊後跌到坑穴裏，倒在他身上之後，又抬起身來請求道：『警察老爺

，沒有打中，請老爺再放一下，再放一下。」

現在可以詳細地講講這所勞動營裏面的德國式的秩序了，——有幾十個當時從第一號營裏逃走出來和被放出來的波蘭男女的證人在他們詳細的陳述中講到勞動營裏的法律。我們知道採砂場裏的工作情形，我們知道怎樣把做不完規定工作的人們從懸崖上扔到萬丈深坑裏去，我們知道規定的膳食：一七〇——二〇〇公分麵包和一公升也算叫做湯的殘羹，我們知道有餓死的人，有用獨輪車運到鐵絲網外去一齊射死的渾身發腫的人，我們知道德國人所舉行的野蠻而荒淫的宴會，知道他們怎樣強姦了少女而又就地射殺他們底身不由己的情婦，怎樣把人從六公尺的高處扔下去，一羣醉鬼怎等在夜裏從營房裏捉去十個到十五個囚人，開始從容不迫地在他們身上實驗殺人的方法，射擊死囚們底心、後腦、眼睛、嘴、顱頂各部。我們知道營裏的這些SS隊員底姓名，他們底性格、特質——我們知道營主任荷爾藉德國人璜·愛伊本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和荒淫無度的登徒子，愛好駿馬和馳騁，我們知道有一個結實而年輕的司徒姆普費，每逢他殺死隨便那一個囚人或是在他面前執行死刑時，他便忍不住要大笑一陣。他底綽號叫「笑的死神」。馬克斯·李維特最後一次聽見他笑是在這一年六月廿三日，——那一次是警察們奉了司徒姆普費的命令槍斃一些男孩子。李維特這時被射得半死半活的躺在坑穴底上。我們知道有一個從奧地薩（Одесса）來的獨眼德國人司維吉爾斯基，綽號叫「鏈王」。他被認為

是「硬傢伙」殺人的無敵專家，他在幾分鐘內用鎗子擊斃了五十個從八歲到十三歲的孩子，這些孩子是被認為對工作毫無用處的人。我們知道有一個瘦瘠的、像吉卜賽人的SS隊員普萊費，綽號叫「老普萊費」，神色陰鬱而不喜歡說話，他是這樣消愁解悶的，他坐在營裏的污水潭上，窺伺偷偷地走來偷吃馬鈴薯皮的囚人，捉住了，就逼他們張開嘴，然後便放槍朝他們張開的嘴裏打進去。

我們知道殺人專家許華爾察和李台凱底大名。他們以射擊那些在薄暮時工作回來的囚人們來自娛，每天總要殺死二十、三十或四十個人。

這一切生物，身上連一點點人性都沒有。他們底歪曲畸形的頭腦、心地、靈魂、談吐、行爲、習慣，活像一幅可怕的漫畫，會令人想起是平時的特點、思想、情感、習慣和行爲。營裏的秩序，殺人的文書記錄，對於那種有點像德國大學高級學生中間流行的酗酒好鬥的玩笑似的可怖的玩笑的愛好，在血池中合唱的感傷主義的歌曲，他們在死囚門面前不斷地所說的話，他們底教訓和精確地印在專門小冊子上的虔敬的格言，——這一切都是由德國傳統所有的下列種種胚胎之中發育成的可怖的毒龍和爬蟲：極端的愛國主義、驕橫傲慢、利己主義、夜郎自大的過分的自信、對於自己小巢泊拘泥而垂涎的擔心和對於一切生物的命運冷酷而漠然的鐵石心腸、那種認為德國的科學、音樂、詩歌、語言、草地、馬桶、天空、啤酒、房屋都凌駕於全世界之上的那種狂妄而

愚蠢的信念等等。這些人底罪惡和可怕的罪行是由德國國家的特質之中產生出來的。

這個像是具體而微的瑪依達納克的營就是這樣生活的，因此你會以為世界上沒有更可怕的地方了。可是住在第一號營裏的人却非常熟悉，知道有一個地方比起他們底營來更可怕，一百倍的可怕。

三 『死亡列車』

一九四二年五月，德國人在離勞動營三公里的地方着手建設猶太營——死營。建設是以迅速的節拍進行的，有一千多工人在裏面工作。在這個營裏面，沒有一樣是為生而設備，一切都是為死而設備的。這個營，按照希姆萊的計劃，是應該非常機密的，——一個人也不應該讓他活着從裏面出來。一個人也不許走近這個營。一公里外偶然通過的人便會不得到警告而就被開槍射擊。德國空軍的飛機也禁止在這區域上空飛行。列車沿着鐵路支綫的特別分綫送來的犧牲者到了最後一分鐘也不會知道他們將遭遇到的命運。連護送列車的衛兵也不許進入營的內垣。當車廂駛近時，就由營內的SS隊員來担当衛兵。普通由六十節車廂組成的列車在營前的樹林中分為三段，車頭便每二十節一次挨次把車廂送到營裏的月台旁去。車頭在後面推着車廂開去，停在鐵絲網旁邊，——這樣，無論是機師，無論是火夫，都越不過營的境界了。等車輛卸清之後，SS隊的值班的下士便用警

笛召喚等待在二百公尺之外的新的二十節車。等所有六十節車全部都卸清的時候，營司令部方面便打電話去向站上召來新的列車，而卸清的列車則沿着支綫向前開往採砂場去，在那裏裝了砂而開到特烈勃林卡、瑪爾吉尼葉車站時已經是載了新的貨物了。

這是特烈勃林卡位置便利的地方：載着犧牲者的列車可以從東、西、南、北四方開到這裏來。從波蘭城市華沙、曼特席塞茨（Мендзыжэц）、欽斯托霍伏（Ченстохово）、西德里茨、拉多姆（Радом）、從勞姆霞、貝洛斯托克、格洛德諾（Гродно）和白俄羅斯的許多城市，從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保加利亞，從貝薩拉比亞（Бессарабия）都有列車開來。

在十三個月中間，不斷有列車開到特烈勃林卡來，每列車有六十節車廂，每節車廂上用粉筆寫着150—180—200的數目字。這數目字是表明車廂裏面所載的人數的。鐵路員工和農民們曾經偷偷地計算過這些列車。胡爾卡（Вулька）村（離營最近的居民點）裏的農民，六十二歲的卡齊米爾·斯卡爾辛斯基對我說，有些日子，單是沿着一條西德里茨支綫便有六列火車經過胡爾卡，這十三個月來，幾乎沒有一天沒有一列火車馳過。而西德里茨支綫還不過是供應特烈勃林卡的四條鐵路之一。有一個修路工人，叫劉悽安·楚考華，是被德國人動員來在那從特烈勃林卡通到第二號營的支綫上工作的。據他說，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為止，在他這一工作期間，每天沿着那從特烈勃林卡分出來

的支綫而開往營裏去的火車有一列至三列之多。每列火車有六十節車廂，每節車廂裏總不止有一百五十人。這樣的證據我們蒐集了好幾十個。我們即使把那些證人所述開往特烈勃林卡的列車的數目約略減少兩倍，那末十三個月來載到這裏來的人數仍舊大約有三百萬之譜。但是我們却仍舊回到這個數目字上來了。

這營築有外垣、貯藏國庫什物的倉庫、月台和其他補助性的場所，但是所佔面積很小：780×600方公尺。如果你一剎那懷疑那載到這裏來的幾百萬人的命運，如果你一剎那假定德國人並沒有在他們一達到時便殺死這些人，那末就有問題了，那末他們這些能够組成一個小國或是組成歐洲一個大京城的居民的人到底到那裏去了呢？十三個月——三百九十六天——以來，列車總是裝着砂或是空着開出去，而抵達第二號營的人們中間却没有一個人回去。現在到了提出一個可怖的問題的時候了：『該隱，你帶到這裏來的那些人，現在在那裏？』①

法西斯主義沒有能够將他們罪大惡極的罪行保持秘密。但是完全並不是因為有幾千人不由自主地做了證人的關係。確信不會有報應的希特勒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在法西斯軍隊獲得最大成功的時期——採取消滅幾百萬無辜者的決定的。現在可以證明，德國人進行殺戮的主要的數字是在一九四二年。確信不會有報應的法西斯黨徒顯示了他們的特長。嗯，如果阿道爾夫·希特勒

① 『舊約』『創世紀』：該隱殺其弟亞伯後，上帝問他道：『你兄弟亞伯在那裏？』

戰勝了的話，他是會把一切罪行的痕跡都掩飾得乾乾淨淨的，他是會強逼所有的證人閉嘴不說的，——不管他們是幾萬而不是幾千。他們中間便沒有一個人會說一句話。現在不由得又要向那一些人低首致敬了，這些人在一九四二年秋季，正當全世界（現在是如此的喧嘩熱鬧和高奏凱歌）沉默的時候，在史大林格勒的伏爾加河岸的峭壁上向那背後沸騰着無辜者的血河的德國軍隊進行苦戰。紅軍——這才是阻止希姆萊保守特烈勃林卡底祕密的人！

現在證人們開口了，石頭和土地號泣了。現在在全世界的社會公道面前，在人類的眼睛面前，我們也可以挨着順序一步一步地在特烈勃林卡地獄中巡禮一周。這一個地獄，以但丁的地獄與之一比，那後者不過是撒旦的無害而又無聊的遊戲了。

下面所寫的一切，都是按照活着的證人們的陳述，按照從遣營第一天成立起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這一天死囚們舉行暴動和放火燒燬死營而逃到林中去）為止的時間中一直在特烈勃林卡做工的人們底口述，按照被捕的警察的口供等等所組成的。這些警察逐字證實並且在許多地方補充了證人們底故事。我親眼看見過這些人；而且和他們作過長久而詳細的談話，他們底書面供詞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所有這一切從各種不同的來源所得來的無數證據，從描寫司令的狗布里底癖好開始一直到殺戮犧牲者的技術方法和機器化屠場的設備的故事為止，在一切細節上都很符合。

讓我們在特烈勃林卡地獄巡禮一周吧！

用火車載到特烈勃林卡去的是些什麼人呢？主要的是猶太人，其次是波蘭人，吉布賽人。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波蘭、德國、白俄羅斯西部各區的猶太居民都被驅逐到猶太區去。這些猶太區裏面——華沙、拉多姆、欽斯托霍夫、盧勃林、貝洛斯托克、格洛特諾和其他好幾十個狹小的城市的猶太區裏面，聚集了幾百萬猶太人——其中有工人、手藝人、醫生、教授、建築師、工程師、教員、藝術工作者和不是以勞動為職業的人，他們都帶着家眷、父母、妻子、兒女。華沙有一個猶太區裏面，有將近五萬人。顯而易見，這種囚禁在猶太區內的方法是希特勒消滅猶太人計劃的第一步。一九四二年夏季正是法西斯主義在軍事上獲得成功的當兒，這一個時候被認為是適宜於實行第二步消滅肉體的計劃的時機。我們知道，希姆萊曾經在這時來到華沙，發出了相應的命令。準備特烈勃林卡屠場的工作日夜進行着。七月裏，最初的列車已經從華沙和欽斯托霍夫開往特烈勃林卡來了。人們得到通知，說是將他們送到烏克蘭去操作農事的。准許隨身攜帶二十公斤的行李和食物。有許多場合，德國人並且強迫他們的犧牲者購買往「奧勃爾·瑪依當」（Обер-Майдан）的火車票。這是德國人稱呼特烈勃林卡的假定的名字。還是因為關於恐怖地的謠言迅速地傳遍了全波蘭，所以「特烈勃林卡」這個字，在把人裝到列車裏去的時候，對於SS隊員是已經不存在了。在將人裝進列車時的態度已經不會使人懷疑到乘